

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

主编／陈子善

玮德诗文集

方 玮 德 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瑋德詩文集

方瑋德著

上海

時代圖書公司發行

影 印 说 明

所谓“新月派”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鼎足而立的著名新文学社团。1923年以聚餐会形式组建于北京，后逐渐形成新月诗派，1927年以后新月派的文学活动进入全盛时期。其代表人物有胡适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梁实秋等人，这些作家大都留学欧美，受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，提倡新格律诗，讲究文章的语言和形式之美，在小说、散文、话剧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也都成绩卓著，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新月派的许多图书早已绝版，在旧书市场上更鲜为人见，为提供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，本专辑选了新月派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作品10种，均按原样影印，以保存原书的风貌。

本书据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3月版影印。

玮德诗文集

方玮德 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（上海福州路401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印张6⁵/₈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

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000

ISBN 7-80569-620-9/I·155

定价：3.50元

（沪）新登字119号

代序——悼瑋德

方令孺

誰相信我竟在這風雨撲窗之晨，提起筆來傷悼一個還應當好好的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忽然流星一般殞落的瑋德。

瑋德，你自己想不到有這件事？

柳蔭裏宛轉着流鶯，一道光明的瀑布，一片春。這使我神往，使我陶醉。平常日子的鶯聲，我有時會躡着脚尖蹬在樹下窺探。今天是怎麼了呢？它使我這樣厭煩，這樣心痛。每一個轉折都像劍鋒一般刺着我！記得往年有一天，我同你坐在這房間裏閒話，外面下着微微的小雨，我說：瑋德，你瞧，這雨多憂愁，可又多甜蜜。你這年青人只點點頭。今天我仍然坐在這個窗前，窗外仍然落着小雨，憂愁與甜蜜的小雨。我說：瑋德，你瞧，這雨多憂愁，可又多甜蜜。瑋德，你呢？你正躺在北平一個古廟裏。北平幾日來正開放芍藥，有誰記着你，在你小

小棺木前放一把芍藥？

自從瑋德的噩耗傳來，一塊大石落在我的頭上，到今天我還是昏昏的。電報，快信，親友們來弔問，都使我睜大着眼發楞。我不相信。這不會是真的。我不是常常有這種噩夢嗎？這個人一切的影像，在我心裏這樣生動，靈活，瀟灑。這樣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人，會從此腐了，爛了，永遠沈寂了嗎？我認爲這件事是假的。就是現在我這裏握管揮毫也是假的。總有那麼一天，我會聽到他的足音，聽到他活潑潑的推開門，喚一聲九姑——聽到他笑，代表人類光明與春天的笑。天當真還有這樣一天？

瑋德，一週來我都埋藏了我的哀慟，用一個疑問弧號安置到自己心上。在有些人面前，我還裝飾一個微笑在嘴角。「這個人在『消息』上死了，在我心上還活着！」但一人獨坐，或晚間燈滅之後，我把幾個電報同一封由你口授請憲初小姐寫給我的信捏在手中，我的眼睛濕了。可憐的瑋德！你也算是在這人間活了二十七年，在寒暑交替中從啞啞學語到長大成人，這短短的廿七年裏，你何嘗過了什麼歡快的日子？從你出世以來就體

弱多病。到了九歲，你那個母親便死掉了。凡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所有的憂患，你也逃不脫。我記得有一年我從天津回家，那時你還只十一歲，患瘡疾，躺在床上爬不起身，頭上身上熱得如一堆火。問你要這樣嗎？搖搖頭。要那樣嗎？搖搖頭。不問你時，你却輕輕的對我說：「九姑九姑，我不要死！」什麼原因你就知道「死」！當時看着你那憔悴零丁的樣子，我流了多少眼淚！其後你身體就總沒有調理得好，所以醫生說你先天既不足，後天又失於營養，忽忽廿餘年，吃了多少粉粉末末湯湯水水，受了多少折磨！到今天你完了，你再也不需吃那個了。可憐的瑋德！假若給平常人受了這樣多苦痛，該早已不行了！可是我知道你，你認識生命，明白生命的美麗，太陽的光和熱，你要活，因此生命力顯得極強。若不是爲身體上有萬分難受的時候，你從不現出掃興的顏色，若不是體力衰竭，你不會死。上月我從南京過北平來看你，你體力雖那麼不濟了，有時精神好一點，還仍然是談吐談諧，風生四座。所以我想你一時是不要緊的。那知我剛離北平兩週，你就淹然長逝了！瑋德，可憐的孩子！我知道，你到了咽下最後那一口氣時，一定還想着：「我要活，我要活。」你是個那麼

對生存抱有熱愛的孩子，竟不能多活三年五載，却從此倒下殭了爛了，這是你自己的哀慘，還是我們活着的人們最大的不幸呢？

韋德自幼就可算得是極其聰明的孩子。記得在他六七歲的時候，有一天他同幾個小孩捉迷藏玩，他用兩隻小手緊緊的捫着雙耳，眼也緊緊的閉着，躲在門背後，口中朗誦他讀過的杜工部的兩句詩：『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。』問他為什麼念這個，就說『這詩好。』這是老杜對一個久別的朋友說的話，但確也能描摹出當一個人捫着耳朵，閉着眼睛的時候與外界一種茫然隔漠的情緒。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竟能體會到這詩句中的深意，在遊戲的時候能觸發這種詩思，天賦的詩魂，就啓示了他後來擇業從學的方向。

韋德在中學畢業的時候，那時我在南京。他就寫信告訴我，他想升學，要來南京考大學。這種計畫成熟後，他過南京。那時候我們家鄉的交通還不像如今便利，從桐城到南京真是個長途旅行。需由桐城到安慶，從安慶下南京。桐城到安慶那一段路必須坐轎，抬轎的人都是田裏的農夫，若正當田事農忙的時候，不容易找到抬轎人。桐城到安慶又有百

二十餘里的山路，一個多病的身體怎麼能步行呢？剛巧祖父也有事須到省城，勉強找來兩名轎夫，也應讓給年高的祖父。大家勸他不要急着要去，但他『不應當把求學看得太輕，即使丟掉一分鐘也是可惜，』不顧力量夠不夠，就隨着祖父的轎子步行出發。走了快到八十里，行近一條河邊，遇有省城的帆船，纔得搭上同行。一個身軀嬌弱的孩子，爲了讀書，如此不怕吃苦，這種性格保留下來，到後來用在讀書方面時，就成爲一個用功勤學的性格。

瑋德，你那向上努力的心算是懇切。多少年來，不管身體是如何柔弱，心境是如何鬱悒，你對於生活，對於求知，就從不使其蕭條，懈怠。我知道，你雖然有一個洒脫隨便的外表，却包藏一顆縝密的心。你這種可愛的態度，不知多少次把我從銷沈裏提起來；你給我的信總是激勵我，（鼓起沈重的翅膀向高處飛，）慰藉我，（生活上沒有苦味，菜裏無鹽，）且期望我將來要在文學上有所樹立。現在，瑋德，九姑的意興只有比昔日更加銷沈，（『何遜而今漸老，都忘卻春風詞筆，』）你不再來鼓舞我，責備我，安慰我了嗎！

我不抱怨瑋德的死是我個人的塞運，只可惜他是這樣年青，全然還是個天真的孩子，家中人同親友都預望着他廣闊的前途，誰料他沒有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程就撒手長逝了！這是天意嗎？使我們在這黯淡的生活裏，不留一星火燄，一點溫存，竟這樣殘酷的奪去心中應保的歡愉，使剛造成的一段城牆驟遭毀滅，眼前又現出這種淒神峭骨的荒原，誰能不悲！誰能忍耐！

瑋德的死，不止是我們個人心裏極大的創傷，也是這個時代的損失。瑋德那可愛的人格，若大家能多知道他些，我相信人人都要惋惜。瑋德有的是一個美麗純潔的靈魂。這一個年頭，（許是真因為太陽裏有了黑點子？）一班人情，真像袁中郎所謂，『如鯀如蟹如蛙如蛇』。瑋德多麼似一潭清水的溫柔，光明照澈人心呢！雖是在他生前，幾個貼身的親長，常為厚望他的心切，對他時有過於求全的責備。但我却深知他的性情，他的美點。瑋德的信心是人所難得的。忠懇，崇之如神明，是瑋德對他朋友的態度。（這竟許是『傻』，是『糊塗』，但這可愛的傻，可愛的糊塗，除了在他那一顆純潔的心裏求，在那兒呢？）友朋

取與之際他也並不是全無所忤：鄙，濁，蠢，幾種人類不可避免的惡性是他最恨的。然而在另一觀點上說，他却又是個最會從醜陋裏求美，現實裏求理想的人。不是人家常說韋德喜歡 *Tell beautiful lies* 嗎？*Beautiful Lies* 這批評也夠美了，不管說者是否含些幽默意味，給一個不能從現實裏看見幻象，平庸裏挑出精華來的人，聽到一些意外言語，當然要視為謊話。誰相信 *William Blake* 說他小時常看見空中有各樣仙子的形色呢？不管他把幻象放入詩畫裏有多麼神妙，藝術家見之固能會心，而常人看起來也要講他說美麗的謊。韋德的謊，就是他愛把極平常的事情，說得如七寶莊嚴，燦爛悅目；把浮薄的人情，渲染得如清水芙蓉，澄靜清密；有時候他高興，對於一種行常的動作，能描摹入神，滑稽可笑。他是說美麗的謊嗎？他是不能見到人所不能見到的，體會人所不能體會的嗎？

韋德生前不管走到那兒，都會有人歡喜，這歡喜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因為他能夠給人一種生氣，因為他自己就永遠富於生氣。在一些很美麗的日子裏，爲了一株樹一片石頭向山野裏跋涉，不避夜寒，不辭辛苦前往，一個最好的伴侶便是韋德。韋德對於自然也像

他對於詩歌一樣，具有深深的領會的興味。他歡喜戲劇。他對英國文學有特殊的愛好。（他本想寫一部英國詩人小史，惜未完成。）他無論對山川人物，或所讀詩歌都能用很多的妙句吐出他心中的感覺。

近兩三年來瑋德較前沈悶，他有他的原因。一個青年人必然的命運，不足希奇。二十一年秋的時候，瑋德已在中大畢了業，隨我到北平玩玩。十幾天後我就回南了。他留在北平住在他的八姑家裏。有一天，他在一位朋友的茶會裏遇見一個女子。當天晚上他就寫信給我報告這件事。信上說：「九姑，糟了。我擔心我自己今天已愛了一個人。我怎麼辦？作一次軍師，告我應當怎麼辦吧。」信上且說這女子如何「天真爛漫」，如何「聰明」，如何「樸素」，且說：「我很歡喜這位小姐，她待我也不錯，我想同他在一起讀書，一定有趣。」末尾且說：「九姑，我發愁！」我知道他的話。我相信他信上說的話，一切皆是真事。從此這青年的一腔純厚忠實的熱情就陳獻與她了，但在平不久，就遇到榆關失守的慘難，這僅僅見過七八次面的友情，又要黯然分別。在瑋德眼中心上的安琪兒，因避兵亂，倉皇回

轉故鄉湖南去了。瑋德也因校事，隨他的八姑南下。這糟了的事並不糟，離別反而增加一對朋友的友誼。他們開始了極難得的通信，在信札裏建築起一種良好的友誼。兩人純潔的愛戀用文字堆砌得日益高深，成了不可一日或缺的恩物。他們的信札都寫得真摯而秀麗，他的表兄宗白華稱它爲「真正文學作品」。可是，這一對年青人都是純理想的信徒，想愛既深，卻相距日遠。等到這位小姐回到北平時，瑋德已更往南行，到廈門教學去了。他在廈門時給我寫封信上說：『我那朋友爲一種 Idealist，我也是一種 Idealist，但確實在精神上，在智識上互相戀着，若是想到 Face the reality 則雙方不免痛苦。』所以他們只願日日通書，永永相愛，就是不見面也彷彿很過得去。這樣純淨，天真，全理想的愛戀，在現代說起來真是個古典的風格，太稀有少見了。然而一點距離所不可避免的誤會，兩年來瑋德精神上受愛神的箭傷，自然也是很多的。解除它，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把兩個年青人距離縮短。

廿二年的秋天，瑋德到廈門去的時候，身體還好，面貌也很豐滿。我們雖是不放心他

初次過海，但男兒志在四方，也不好擋住他的壯懷。那知廈門地氣太潮熱，極不宜於長江流域生長的人，尤不宜於像瑋德這樣體質。加之到了那里，人地生疏，飲食不調，寒假時候，他的舊病便復發了。先住在鼓浪嶼日本醫院養病，據說醫治的方法又有錯誤，所以病就從此越來越壞。廿三年暑假回到南京，我看見他兩肩瘦聳，大不像先前的精神了。一面想起使他身體不好的另一原因，我就勸他放棄了廈門的教職，不要再往南方。若果北方有機會可以得到工作，不如過北方去。若北方不好，就暫且在南京養病。

前面已說過瑋德對朋友是那樣忠懇。他對於愛——這舍利子一般完整而精圓的一個字——的態度，我們不難想到他是多麼神聖。因為他寒假臥病不能北上，因為他暑中體弱不堪遠道，又因為像前面所說的他那完全理想的愛戀，竟有人在瑋德與憲初小姐之間興起一陣謠詠。這對瑋德真有一種可怕的損傷。所以到了假後不得不帶病北行，準備到了北平，與他的好友正式定婚。但脆弱的身體，在火車上一頓顛播，到了北平，又發病了。於是這年青人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，診治他的病痛。這幾個月他雖強起行動，

其實也太可憐。他的誠實，他的痛苦，他的不可對人言的一切，明白他瞭解他的我，覺得他真可憐。他到死都要表明誠意的，令人慟極！

現在一切都完了。愛與憎，眼淚與歡樂，小小誤會與天真咒誓，全完了。廿七年的時光都在陰霾的天氣裏！只在他生命將盡的時候，纔得享一剎那人間真愛與美，是誰的安排？這幾個月來，真虧得他那好朋友的殷勤服侍，給這個熱情與痛苦糾纏，求生奮鬥與疾病包圍的青年，以極大的慰安。臨終的時候，還能得他摯愛的女友，與真心如慈母的六姑在旁，撫着額角，咽下最後那口氣，償還了他一生的淒涼。瑋德，好孩子，你所愛的明白你，她給你的愛你也明白了。你戰勝了愛。你應當閉了眼睛，應當閉了眼睛。

瑋德是熱愛生命的，他是從不屈服或灰心於苦痛的人，據說他到最後一聲呼息的時候，還露着生命的微笑。六姑來信說：『瑋德入棺時顏色如生，秀氣徹骨。』瑋德，到今天，雖是得到你死的消息已經多日，我還是不大相信！你的言笑還刻在我耳邊，你的音容似乎隨時都可接觸，你並沒有死，即使是真，也只是形骸，你的精神同你的愛，是永生的，是

應當永遠活在旁人心上的。

瑋德，你除了愛，一生所嚮往的是智識，是趣味，是溫暖而公平的人情。你不會虛偽，更沒有浮生榮利心。瑋德，若果這些東西你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還沒有得到呢，希望你能在另一個世界裏覓得。傷心只是我們活着的可憐人的事，我悼惜你，但對你的超脫，却正像夏天夜裏看天上的流星，緬緘難及。

廿四年五月廿，南京。

目次

代序

詩卷一

十八年至二十年

喪裳

脫逃

訴

十四行詩一首

海上的聲音

幽子

令
獨

鞭

秋夜蕩歌

我有

一隻野歌

微弱

風暴

古老的火山口

『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』

渴

靈迹

一隻燕子

禱告